

险闯南极

张继民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险 闯 南 极

张继民 著

(陕)新登字001号

险 闯 南 极

张继民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3插页 248千字
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00

ISBN 7-224-02048-6/I·487

定价：6.10 元

目 录

一、南极荣归胆未寒·····	(1)
二、青岛泪别·····	(4)
三、徒劳的锻炼·····	(9)
四、一个世界两重天·····	(14)
五、此行目的何在·····	(17)
六、原来是“里尔”号·····	(21)
七、盼望霍巴特·····	(26)
八、“冰鸟”投下的阴影·····	(30)
九、塔斯曼像前凝思·····	(34)
十、肆虐的西风带·····	(38)
十一、飞行员维克多·····	(44)
十二、传真多快捷·····	(48)
十三、“极地”号被撞出窟窿·····	(51)
十四、见到了，过不去·····	(55)
十五、不许发出的新闻·····	(58)
十六、登上南极大陆·····	(61)
十七、奇特的下切风·····	(65)
十八、探访新月湾·····	(71)
十九、铁壳“监狱”·····	(75)
二十、不眠的太阳·····	(79)
二十一、七条汉子·····	(83)

二十二、元旦欢歌·····	(90)
二十三、“女士”失约·····	(93)
二十四、冰上得意人·····	(98)
二十五、八仙破冰图·····	(101)
二十六、金乃千诉说家世·····	(107)
二十七、披露心理秘密·····	(112)
二十八、虎落平原待逞威·····	(116)
二十九、虚惊一场·····	(120)
三十、莫愁湖不是厕所·····	(125)
三十一、有限的转机·····	(129)
三十二、摆不脱的困扰·····	(133)
三十三、喜从天降·····	(138)
三十四、吊运失败·····	(142)
三十五、幸会冰区·····	(146)
三十六、挺进新月湾·····	(151)
三十七、特大冰崩·····	(155)
三十八、速报北京·····	(160)
三十九、磕头求饶·····	(165)
四十、寻求脱险·····	(169)
四十一、向陆岸疏散·····	(173)
四十二、心心相印·····	(177)
四十三、冰山围堵·····	(181)
四十四、冰山成因新解·····	(185)
四十五、沮丧的吉日 ¹⁸ ·····	(190)
四十六、爆破开路·····	(194)
四十七、黑色新闻，该终结了·····	(197)

四十八、胜利大逃亡·····	(200)
四十九、魔鬼重锁关门·····	(206)
五十、冰区运输展宏图·····	(210)
五十一、“圣诞老人”·····	(214)
五十二、中山站奠基·····	(218)
五十三、耀东湾码头·····	(223)
五十四、剧组赢得了信任·····	(228)
五十五、不尽的思念·····	(231)
五十六、搬进集装箱·····	(235)
五十七、小屋摇动狂风中·····	(239)
五十八、神工建造中山站·····	(244)
五十九、敲响碗筷迎蛇年·····	(248)
六十、难得的半天假·····	(253)
六十一、冰盖探奇·····	(257)
六十二、指南针的困惑·····	(263)
六十三、感冒不属于我们·····	(267)
六十四、成事在天·····	(271)
六十五、企鹅，你别动·····	(275)
六十六、物以稀为贵·····	(280)
六十七、不该忘记的号码·····	(285)
六十八、见到了女人·····	(291)
六十九、南极属于谁·····	(295)
七十、南极也有“六六六”·····	(299)
七十一、碑立南极·····	(303)
七十二、不是水怪在倒海·····	(307)
七十三、邮局提前成立·····	(311)

七十四、欢乐的中山站.....	(315)
七十五、难忘的一日.....	(320)
七十六、机翼下的惜别.....	(325)
七十七、“白令”号破冰船.....	(329)
七十八、返航.....	(334)
七十九、魂断异邦.....	(339)
八十、越冬成功.....	(346)
附录 赫德布洛姆医生的忠告.....	(349)
后记.....	(354)

一、南极荣归胆未寒

“1989年4月9日，险闯南极大陆的‘极地’号船胜利回到祖国怀抱，锚泊在青岛附近海面，等待例行的海关检查和卫生检疫。”我怀着愉快的心情，在厚厚南极考察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。

赴南极大陆前，一个念头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，设想着荣归之日，我和队友们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队友们一个个着装整洁，精神抖擞，剃光了胡须的脸上漾着微笑。大家来到甲板上，凭栏眺望久别的青岛，明媚的春光下，对岸连绵起伏的群山，楼亭高耸的市区，宛如一幅浓淡相宜、多彩诱人的油画。

明天，也就是4月10日，有关部门还要在码头上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，迎接我们的不仅有欢快的锣鼓、多彩的花束、激昂的凯旋曲，还有成千上万、热烈的人群，这更令我们心花怒放。

正当我们沉浸在归国的幸福之中时，一艘飞驰而来的运输艇给船上送来了100多张心理调查表，扰得队友们多少有些烦恼。在此，不妨列出一些内容，读者不难发现，它和胜利返国的考察队员的心态是多么格格不入。

“我觉得闷闷不乐，情绪低沉
我一阵阵哭出来或觉得想哭

我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
我容易心里烦乱或觉得惊恐
我觉得会发生什么不幸
我觉得呼吸困难
我的生活过得没意思
我对将来不抱希望
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
我认为如果我死了别人会生活得更好些”

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上述心理表现呢？只有经过炮火连天交恶后的战俘；快被子弹掀开天灵盖的死刑犯；把美好人间视为地狱的厌世者；饱受疾病折磨的绝症病人。把这样的调查表拿给中国首次赴南极考察队员来填，怎么能不引起反感。尽管在上面可以填写没有，予以否认，这同样使人不快，如同甲与乙见面，甲问乙：“你最近撞车了吗？你钱包丢了吗？你家高压锅爆炸了吗？你孩子逃学了吗？”乙定会愤懑地指责甲居心险恶。

这个表不知出自谁人之手，但我敢说，炮制这些调查项目的人，是十分浅薄无知的。他们无视一个重要的事实：所调查的对象是凯旋的英雄，回归的勇士。中山站在南极大陆上崛起，是考察队员献给祖国最厚重的礼物。

我大惑不解，这份调查表的制作人，为什么要把中国首次组队远征南极大陆看得那么悲观，那么痛苦，仿佛每个队员都经受了一场不能自拔的精神打击，甚至超出了心理的承受能力。

我在问自己，难道是我这位随队采访的新闻记者的报道，给制表者造成了心理的扭曲和错觉？记得了，在我发回国内的

新闻中，多次用过“屡经磨难”这个词，所陈述的事例有险渡西风带，船被坚冰撞成大洞，考察队冰原被困，特大冰崩，金乃千之死等。难道不正是这些磨难，才锻炼了我们，证明我们百折不挠，不负祖国的重托吗？不错，在南极我们失声痛哭过，但流出的是思念祖国的泪。我们亦曾闷闷不乐，那是因为困在冰区，不能实现建设中山站的宏愿。我们谁都不认为自己死了，别人会活得更好些，因为我们不是社会的废物、垃圾、罪犯，相反，我们在白色大陆上，为中华民族争得了举世瞩目的荣光。

调查表的制作人更不应该忽略另一事实，那就是我们在南极也有欢乐、慰藉、陶醉和幸福。南极净洁的空气，吸一口甜甜的；列列的冰山，壮美无比；憨态可掬的企鹅，让人想不出还有什么动物比它更文雅。人与人的关系，也得到陶冶和升华，热情多于冷漠，真诚多于虚伪，信任多于猜疑，大公多于自私。

作为回答，有位队员奋笔疾书，赫然在表上写下了这样的话：

“我比过去活得更加充实
我留恋那里的探秘生活
我喜欢极地净洁的冰雪
我看到了人生的价值
唯一的遗憾，我难有机会重返南极”。

这，就是队友们的真实心态，南极荣归胆未寒。读者，波涛澎湃的太平洋、印度洋，严酷无情的南极冰区和极地的拉斯曼丘陵更可以为我们作答。

二、青岛泪别

“极地”号船载着考察队离开青岛码头，首次远征南极大陆的时间，为1988年11月20日。确切地说，是当天上午9时55分，此时，考察船汽笛长鸣，搭在岸边的舷梯被吊起，船体慢慢脱离了海岸。

沉闷的汽笛声，把人们带入惜别之中。考察队员纷纷伫立在船舷，神色严肃，深情地频频向亲人们挥手。岸上，队员的亲属们毫不掩饰离别的悲痛。一位30多岁的年轻妇女，左手抱着5岁大小的孩子，抬起右手不断地抹着眼泪，女孩也在抽泣着，用她稚嫩的声音喊道：“爸爸再见！爸爸再见！”有位两鬓染霜的婆婆，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任其流淌，生怕因为挥臂擦拭，妨碍自己多看几眼就要远航的儿子。我认不得她们是哪位队友的母亲、哪位队员的妻子。大家刚刚聚首到船上，相互间还很陌生。

不过，在送行的人群中，也有相识者。一位身着深蓝色短呢上衣、系着洁白毛织围巾的女性，就是站在我身边的张邦亭工程师的妻子。他们夫妇俩目不转睛地对望着，虽说双双沉默无言，但在目光的对接中，分明是传递着絮语，期待着来年的重逢。

站在前排的一位中年妇女，是我上船半小时前结识的，我们还交换了名片。她叫唐爱梅，考察队员金乃千的妻子。老金50多岁，这位中央戏剧学院的副教授，为赴南极拍摄电视剧，

加入到考察队员的行列。身体略为发福的唐爱梅副教授也与丈夫在同一单位供职。常人以泪告别，唯有这对夫妇的分离别具浪漫色彩。唐副教授头戴毛线红帽，手持五彩花束，边唱“等待你们胜利的那一天”，边跳着。无情的船依靠强大的侧推力量，在涡流冲激中渐渐远离了海岸，不一会儿，队员与家属难以互相辨认各自的相貌，而老金却能从人群中毫不费力地识别妻子的身影。唐副教授舞动的身躯同伫立的人群截然有别，她头上的小红帽就像一团火焰在跃动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分离前相约，告别时万勿以泪洗面，这样会对双方刺激太大，感情上难以接受。宁愿让泪水在心田里流淌，表面上却要强做笑颜，为了支持丈夫勇赴南极，唐副教授做到了。一个多么坚强而又富有个性的女性！

尽管我远在北京的妻子没有来青岛送行，免却了此时此刻的离别之苦，但眼前的场面令我心潮难平。我伏在船舷默默地注视着人群、高楼、远山，向祖国做此次远征的最后告别。

不要认为考察队员的亲属们过于感情脆弱，了解这次远征的人，谁都不会放下悬念的心。中国自1984年起已多次组队前往西南极的乔治王岛，并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察站——长城站。但是，长城站毕竟处于南极圈外的南纬 $62^{\circ}12'59''$ 、西经 $58^{\circ}57'52''$ ，远离南极大陆。人们在习惯上以南纬 $66^{\circ}33'$ 的南极圈纬线为界，极圈以内的地方，称为真正的南极，圈外的广阔地域，叫做亚南极。南极暖季时，航船赴长城站，没有冰原和冰山阻挡，连令人丧胆的“咆哮西风带”，一两天便可驶过。

我们这次远征，相比前往地处南设得兰群岛的长城站，难度大得多，也危险得多。横跨西风带的航路，我们要在狂浪中

颠簸八九天。一想起那白浪滔天的海域，就让人感到一阵阵心惊肉跳。这片海域无国际航线可供参考，遇到海难，很难设想得到海难救援部门的帮助。从地图上看，在我们准备穿越西风带的路径上，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没有国家，比较靠近的，只有北部的澳大利亚。

按预定航线，航船接着将闯入南极圈，开进陆缘冰区。对中国船只来说，在南极冰区航行，开天辟地还是第一次。那茫茫无际的冰区，不知是我们行进的屏障，还是我们死亡的陷阱。不要说考察队员的家属，连我们队员本人也颇感陌路荆途，不知等待我们的命运是什么？虽然相当于一个半中国大的南极大陆是我们的目的地，可谁也不知道哪个具体地方是我们的登陆点和立足之处。即便在1988年8月4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印发的简报上，都表明了站址选择点的不确定性：“一是普里兹湾内的拉斯曼丘陵地带；二是阿蒙森湾内的沿岸上。”考察队长郭琨，已携同翻译李占生，先于我们一个多月从澳大利亚乘船赴南极大陆踏勘站址，尚不知他们勘察的结果如何？

谁都希望此行一帆风顺，但在欢送大会上，一位领导同志没有人云亦云地重复这个祝愿，而是务实地提醒每个考察队员：“你们不要指望一帆风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他的话是对的，面对现实，我们不应耽于幻想。前进道路上既然这么多的未知数，船上的117条生命中，114位都不会高枕无忧。另外3条生命是携带的毛绒绒的花、黄、黑小狗，它们的乐趣专注在船尾厨房堆放的鸡骨头上，啃够了，玩累了，便偎依在一起安睡，好不自在。

“极地”号昂首驶入茫茫的大海，只有飘飞的海鸥与我们相伴的时候，船上才安定下来，大家进舱后自作介绍，结识新

朋。中国首次东南极考察队共有116人，其中船员40人，实施科学考察和建站任务的队员76人。作为考察队成员的《长城向南延伸》电视剧组，他们的头儿是导演唐毓椿，与我结伴同住一个舱室。

我们虽然为这次南极之行可能遇到的险阻忧心，但当队友们聚在一起，感到任何困难都会被我们所征服。因为考察队中不仅有精兵——曾参加过南极考察的队员共达60名，还有强将——总指挥陈德鸿、考察队长郭琨。

59岁的陈德鸿，中等身材，国字脸，头发总是整齐地向后梳理着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，闪着智慧的光芒。他说话时声调高昂，不时还夹着爽朗的笑声。他走过的人生路是不寻常的。1984年，中国首次组队赴南极建立长城站时，他就任总指挥。作为国家海洋局副局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，陈德鸿对海洋的熟悉程度，在国内屈指可数，单是令人向往的南北半球的分界线——赤道，他就在海洋上路经20多次。航海，是他的拿手好戏。登船前他就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同志们放心好了，什么太平洋、西风带，我保证把大家安全送到冰区。”

戴着一副琇琅眼镜的郭琨队长，是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开拓者。当年建立长城站，他也担负着考察队长的重任。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、文质彬彬，然而却具有大将风度，遇事敢于决断，认定的奋斗目标至死回头。他自荐作为先遣队员，早于我们去南极大陆踏勘站址，足见探险精神之强。

担任南极考察队的头头，不同于在一般单位当官，南极爱给去那里的人出要命的难题，远离祖国，一旦出现危难，要靠

自决，自救。领导若当断不断，难成大事；胆小怕事，寸步难行；有勇无谋，损骨伤筋。可以说，在偌大的中国，当时找不到比陈德鸿、郭琨更为合适的人选来充任我们的指挥者。



三、徒劳的锻炼

登船之前，我下定决心就南极之行写一本内容翔实的日记，以备以后派上用场，因为我信奉这样的话：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”但事与愿违，起航第二天的日记还写得有头有尾，而从22日至28日的一周之内，竟然一个字也未留在纸面上。倘若有人问我7天的时间忙什么去啦？实话相告，我在忙着晕船。

晕过船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，用死不了、又活不成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。万里航海，对多数队员来说，不管愿意与否，都要接受这痛苦的挑战。特别是包括我在内自知有晕船毛病的队员，一直在思考着怎样减轻晕船症状。说来话长，从报名参加考察队之日起，我就为晕船犯嘀咕：一旦随船而去，前面苦海无边，后方回头无岸，那时光该怎样熬过？虽说晕船没有晕死人的，但如果整天躺在床上，像死鱼一样翻白眼，靠打点滴苦度时日，还不如把去南极的名额让给别人。可南极又太吸引人啦，我怎舍得放弃！那里的冰山雪岭充满神奇，那里净洁的世界到处是诱惑，没有红灯区，没有暴力，更没有污浊的空气。在同极地恶劣环境的斗争中，不管是生还是死，都能显示出人的伟力、勇敢、智慧和顽强。

不愿自己因为晕船成为队友的累赘，更不想放弃南极探险的机会，距启航还有一个多月的某一天，我找到了一位医生，渴望从他那里讨到解决晕船的良方。

坐在我对面的他，多次在海上充当白衣天使的角色，熟知海员的各种职业病，接待我时热心而又真诚，谈及晕船，追根溯源，娓娓道来。我不大听得进他对晕船起因的论述，是人的大脑前庭神经紊乱，还是耳朵附近的什么器官失去平衡，只想快点知道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是喝下中药汤，还是吞进西药片，只要能解决海上晕船，一切折磨我都认了。

大夫看我求医心切，安慰我说：“好办！好办！虽然没有什么能根治晕船的灵丹妙药，但有一个办法很灵验，即上船前，加强海上适应性锻炼，说得俗一点，就是坚持大幅度地摇头晃脑。”

我遵从这位医生的意见，就像一个乖顺的学生听从老师的教导，毫不走样地去执行。我试着锻炼后发现，大幅度地摇头和晃脑，必须双手按腰，前后左右弯曲，然后左旋转、右旋转。开始做这种乏味的锻炼，前后左右快速弯曲六七次，就引发一阵阵恶心，但我仍然坚持着，每日不废晨练。果然大见成效，以至最后连续摇晃300多次，才出现不适的反应。

我带着练就了一身过硬功夫，颇有信心登上了“极地”号船，犹如京剧《宝莲灯》中的沉香，身怀绝技后才信心十足去劈山救母，自信航船摇摆的幅度再大，也顶得住，稳操胜券。

21日这天是我神气的日子，非但没有晕船反应，还颇有兴致地站在船尾，欣赏成群的海鸥追逐“极地”号。这天晴空万里，风力只不过二三级，一望无垠的海面上，只有小小的三角浪涌起，对于万吨级的考察船来说，这点小浪不会造成航船过度的不平稳。“极地”号以每小时15海里的经济速度疾驰着，

※ 1 海里等于1.85公里。